

德国智库动态

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第 19 期 2016 年 10 月 28 日

本期主要内容

- ✚ 俄罗斯眼中的美国总统大选
- ✚ 欧洲短时工补贴政策作为欧盟迈向社会福利联盟的一个步骤
- ✚ 谈着和平，扔着炸弹——莫斯科叙利亚问题峰会

俄罗斯眼中的美国总统大选——

俄罗斯社会的讨论话题及国内政策的利用工具

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目前在总统大选中的对峙处于史无前例的两极分化状态。在俄罗斯有关自己国际身份的话题讨论中，美国一如既往地充当着主要的参考值，并被赋予极其负面的涵义。在俄罗斯进行的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话题讨论，让人们得以了解俄罗斯的自我描述及其对世界的描述。这种描述被用来巩固俄罗斯社会反西方的共识，然而却没怎么道出俄美关系的未来。

2009年3月，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赠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j Lawrow）一个红色按钮，以此传达美国新政府希望与俄罗斯“重启”两国间早已问题重重的双边关系的意愿。当时，拉夫罗夫面带微笑告知希拉里·克林顿，红色按钮上的俄语单词不是“重启”(perezagruzka)，而是“超负荷”(peregruzka)的意思。这件事已过去将近八年，如今，“超负荷”和“崩溃”的概念似乎远比“重启”更能描述两国关系的现状。2008至2011年间两国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相互亲近的态势，而自此以后，两国关系开始变得逐步紧张，这种状况在2014年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中达到了顶点。鉴于克里米亚被吞事件，以及莫斯科当局在东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和欧盟一样，对俄罗斯实施了政治和经济制裁。目前，两国总统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淡。从最近不断升级的关于叙利亚问题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阻碍两国改善双边关系的障碍几乎无法逾越。与美国的对抗状态使俄罗斯的民众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大选在俄罗斯的政治与媒体中获得了广泛的反响。

美国社会制度的危机

俄罗斯的观察将美国总统大选视为美国社会制度出现危机的标志。他们认为，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相互竞争表明美国政治体制的衰弱以及民主的退化。此外，种族骚动事件，政治精英、媒体和社会间的两极分化也是危机出现的标志。做出这一判断的不仅是代表保守派主流意见的政客和媒体，还包括自由派的评论者——但他们的心情是担忧的。在他们看来，美国民主在国际上的榜样作用受到了

威胁。而这对俄罗斯政治的未来也不会有好处。在保守派看来，美国作为民主的代表早已存在问题，对他们来说，美国民主暴露的缺陷证明了，俄罗斯最终不能再以西方的民主模式为导向，相反，其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影响。

争论的另一个主题是美国民众和“当权派”（Establishment）之间的鸿沟。他们认为，一方面，“当权派”与美国民众的大多数是疏离的，因为“当权派”在其内部进行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并因此而与民众隔离开来。另一方面，“当权派”和民众不再生存于同一个世界。美国的精英们更多地是在全球化的圈子中活动，与本国民众相比，他们与其它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更加贴近。这种与民众的疏离，不仅在美国，甚至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是造成统治阶层的代表性及其合法性发生严重危机的原因。

希拉里：“当权派”的化身

按照这种解读，从希拉里·克林顿的个人生平及其家庭、政治和经济状况来看，她是站在美国“当权派”一边的。在俄罗斯看来，希拉里属于通过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关系，垄断财富和政治权力的精英，并且准备好在必要时用武力来捍卫这些财富和政治权力。美国实行的国家干预外交政策试图在世界上传播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而人们将希拉里·克林顿和这一政策联系在一起——这可以从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时所扮演的角色中看出，也可以从其在2011年协调发起的干预利比亚战争的行动中得到证明。在俄罗斯看来，这次干预行动是除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外，美国对外政策的又一个原罪。由于对俄罗斯的国内与对外政策以及对弗拉基米尔·普京个人发表的言论，她被认为具有明显的反俄倾向。乌克兰冲突也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形象在俄罗斯媒体中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她在乌克兰亲欧盟示威（Euromaidan）爆发期间就已不再担任国务卿的职务，然而许多观察者认为，她将会继续执行美国在乌克兰的政策，并将支持基辅的“军政府”。在这一语境中常常被人提到的是代表民主的美国“当权派”在乌克兰的投资。如果没有这些投资，波罗申科政府可能就会被其它对俄罗斯更友好的政权所取代。最迟从乌克兰和西方媒体报道了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经理与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Janukowytsch）的身边人员存在贿赂关系之后，美国的民主竞选活动就与反俄颠覆活动产生了直接的联系。

特朗普：普京的倒影

唐纳德·特朗普在俄罗斯社会讨论中的形象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形象正好相反。评论者指出特朗普与普京在性格、世界观甚至外貌上所具有的相似性。还常常有人将其与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进行比较，而贝卢斯科尼与普京在政治和私人友谊方面都具有紧密联系。普京与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系可能会好于其与理智的“哈佛人”巴拉克·奥巴马的关系，这一论点从这位总统候选人的个人生活中也可得到证明。例如，特朗普的妻子来自斯洛文尼亚，而普京对该国的态度是友好的。特朗普女婿的祖父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参与了反抗德国占领军的行动，如此等等。

俄罗斯指望特朗普当上总统后，会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的俄罗斯同僚。其认为在美国对俄政策中这种尊重长久以来都是缺失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在俄罗斯是以反“当权派”总统候选人的形象出现的。在俄罗斯的社会讨论中，人们将特朗普与拥有稳固地位的美国政治精英明确地区别开来。因此这就与普京产生了直接的联系：两人都是美国“当权派”的反对者。顺着这个思路可以得出结论：普京虽然与美国的政治精英是对立的，但并不站在美国人民的对立面，而唐纳德·特朗普比希拉里·克林顿更能代表美国人民。

普京和特朗普两人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特点。对特朗普搞性别歧视和排外行为的批评在俄罗斯被弱化，而且性别歧视和排外思想在俄罗斯的社会讨论中并不必然被认为是负面的。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言论最终都会被解释为是对俄罗斯有利，甚至友好的。将这种解释用在特朗普的这个言论上恰到好处：这位共和党的候选人曾宣布其愿意将美国的对外政策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并将会大大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这个表态在俄罗斯受到欢迎的原因有三点：首先，俄罗斯人认为，特朗普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现实的”国家利益上，这与俄罗斯统治层的做法相似。这将为两国的相互理解提供更好的基础，因为以前的美国行政机构所主张的是全球干预式霸权主义，他们的目标是，面对俄罗斯和其它一些国家，最终在全球实现受控于华盛顿的政权更迭及政府组建。其次，特朗普“独立”于国际责任和义务之外的特点被特别强调出来。这符合俄罗斯对主权的理解：克里姆林宫的统治层在去年就明确表示，希望让俄罗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国际行为体。最后，俄罗斯的观察者希

望美国能够在唐纳德·特朗普这样一个总统的领导下撤出欧洲。这样，一方面，亲俄的欧洲行为体就会增加，另一方面，北约的力量也会被显著削弱。

社会讨论的分工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2015 年发表的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应。他将特朗普称为具有天赋的政治家和总统大选中优势明显的领跑者。此外，普京还曾说道：“他说他会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提升到另一个水平，并且会加强与深化这种关系。[...] 对此我们当然是欢迎的。”在普京做出此番言论后，克里姆林宫的统治层尽可能地表达了克制态度，其指出，俄罗斯将与任何抱有合作意向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进行合作。就此而言，其认为，不管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是否对俄罗斯更有利才是关键因素。俄罗斯统治层不会介入其它国家的内部事务，包括美国。这也是俄罗斯对 2016 年发生的，针对美国民主党及其总统候选人的黑客攻击事件的官方态度。在一次与彭博新闻社（Bloomberg）的深入采访中，俄罗斯总统做出阐明，他认为两个美国总统候选人也许都不能为总统大选的民主性做出“最好的示范”。此外，是谁将民主党的内部信息泄漏出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信息让美国人民获知了。

另外一些政治活动者以及由国家控制的媒体就没有这么克制了。俄罗斯国家杜马中的各党派——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Jedinaja Rossiija）和所谓的反对党——的一些政客在他们的表态和公开露面中毫不避讳地表达了他们对特朗普的好感，以及对希拉里的否定。后者常常被怠慢地直呼其名。在 2016 年 9 月 18 日持续数月的杜马选举中，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话题在由国家控制的媒体中几乎压倒了其它所有话题。这和当时对美国黑客攻击的报道有关，也和俄罗斯为影响美国大选尝试采取的其它行动有关。这些行为引发了强烈的反抗，但也给俄罗斯带来了好处，因为俄罗斯因此而受到了许多关注。这些围绕美国政治所进行的论战还帮助俄罗斯将其它更棘手的议题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使俄罗斯社会反西方的共识进一步得到巩固。

专家层面的讨论与政界有着本质的不同。专家们指出美国的政治体制对总统的限制。“制约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制度会阻碍可能当选总统的特朗普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对俄关系。专家们认为，特朗普会和他之

前的总统一样面对诸多挑战，这会迫使他无法将对俄关系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最终，美俄关系从整体结构和组织上来看，最好的情况将是彼此保持距离，最坏的情况是相互对立，但双方不会形成伙伴关系。对此，特朗普不会也不想改变什么。俄专家们更希望的是，唐纳德·特朗普会将美国的现实主义政策原则带进他的顾问团。这样一来，美国就有可能转变其在对外政策上的思想和行动方向，放弃过去几十年美国在全球层面实施的政权更迭政策，转而朝着现实主义大国政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点上，或许俄罗斯和美国会走到一起，共同克服全球挑战。

这种观点也可以在俄罗斯的对外策略中看出。在俄国的统治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俄美关系会出现根本转变这一观点，一直持有怀疑态度。

俄美关系的未来

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代表国家活动的总统和代表平民阶层活动的政治活动家及媒体之间是如何分工的，不得而知。平民主义者对美国大选的解读主要指向俄罗斯社会。俄罗斯多个舆论研究机构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接受询问的人当中，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人明显多于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人。他们预料，如果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俄美双边关系将会得到改善。而俄罗斯的政治领导层则对两种可能性都持保留意见。尽管如此，相较于同唐纳德·特朗普，同希拉里·克林顿的关系将让俄罗斯统治层承受更大的负担。如果特朗普赢得大选，俄罗斯的愿望几乎不太可能会实现。鉴于他的不可预料性，也不能排除其会给两国关系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可能。而如果11月8日获胜的是希拉里·克林顿，那么鉴于前几个月的论战以及俄罗斯欲操纵美国大选的嫌疑，俄美关系无论如何都会变得更加困难。

(本文译自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2016年10月份评论文章，作者扎比内·菲舍尔(Sabine Fischer)。)

(http://www.swp-berlin.org/de/publikationen/swp-aktuell-de/swp-aktuell-detail/article/der_russische_blick_auf_den_us_praesidentschaftswahlkampf.html)

欧洲短时工补贴政策作为欧盟迈向社会福利联盟的一个步骤

引入欧洲短时工补贴制度 (Kurzarbeitergeld) 或可让人们看到欧盟作为一个团结联盟的形态。并可因此而为欧洲长期失业保险政策的制定铺平道路, 彼得·贝克尔 (Peter Becker) 这样认为。

欧债危机让我们看到, 为了能够持续应对挑战, 必须进一步发展经济和货币联盟。为此, 不断有人提出引入欧洲失业保险制度的建议, 其作为自动稳定机制或可缓冲经济发展中的负面趋势, 同时, 其作为彼此间团结的标志也可加强欧元区的凝聚力。如果某个成员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并因此而发生失业率上升的情况, 共同失业保险就可作为替代机制起到应急作用。尽管欧洲失业保险无疑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发挥作用, 然而, 在对这一机制的引入问题上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这已触及各福利性国家的主要政策领域, 想要将之协调一致, 并引入一个新的形式, 使各国在福利性款项和用于欧洲团结的支出上达成一致, 还为时过早。

在通向欧洲共同失业保险的道路上, 欧洲短时工补贴制度或许可作为迈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这样一个在其应用领域和资金容量上都有限制的措施或许是建立社会福利欧洲 (soziales Europa) 的开端。虽然短时工补贴制度在欧元区所起的稳定作用将会很小, 但其也许会让人们看到未来欧盟在社会政策方面更大的责任。

各国社会制度相差各异

在扩大统一的欧洲社会政策中,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 成员国间在社会福利国家的模式和社会保障体系上都存在根本性差异。例如, 欧盟各成员国投入到社会福利中的总费用一直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此外, 各国社会制度的组织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 其中包括养老金制度、护理和疾病方面的福利以及社会最低保障。各国在失业保障制度上也显现出很大的差别——这表现在失业救济金的额度和领取期限, 救济金的融资形式, 有资格申领救济金的人群界定, 以及申领工资补偿福利金的条件。

鉴于这些明显的差异，在引入欧洲共同失业保险制度之前，必须先将各国的国家制度和劳动市场协调一致。这要以各成员国及各国国内的社会伙伴愿意为此做出改变和适应为前提。对此，各国的意愿并不高，加之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欧洲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各国间将有高额的福利性支出产生，这样一来，各国对此的意愿就更低了。而规模相对较小的欧洲短时工补贴计划或可应对在引入欧洲失业保险制度这一问题上存在的保留和反对意见。

建立欧洲短时工补贴政策

对于大多数欧元区成员国来说，欧洲短时工补贴政策的引入可能是雇用政策上的一次革新，各国不需要为此而对本国的国家制度做出调整。欧洲短时工补贴的引入或许对遭受了或正在遭受严重经济危机的东欧和南欧的成员国尤其具有吸引力。

目前已经有六个成员国实施了短时工补贴政策，但彼此间在补贴额度、融资形式和申领条件上存在差异。然而，这些差异比各国在失业保险政策上存在的差异要小的多，因此各国为此所需进行的调整也比其在协调失业保险政策时所需的调整要少。基于欧洲总体经济情况而制定的短时工补贴政策或许会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起到补充的作用。

基于欧洲总体经济情况制定的短时工补贴政策，作为劳动雇用方面的危机应对政策，也得到了社会伙伴的正面评价，此外，经合组织（OECD）也建议引入这一政策。短时工作以往做出的主要贡献是，防止经济危机中工作岗位的不断减少，以及减缓危机造成的社会后果。这些是雇主、雇员和公共机构在以共同防止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损失为目标的合作中，取得的正面经验，现在或可为欧盟所用。较有意义的做法或许是，将缩减的工作时间用于雇员的继续培训。借助现行的“欧盟全球化调整基金”（EU-Globalisierungsfonds），欧盟已经具备了为欧洲雇员的继续培训提供资助的条件，而这或许可以和欧洲短时工补贴政策结合起来。

除了欧盟委员会，欧洲短时工补贴政策也可由欧洲的社会伙伴发起。它们或可利用这个机会让人们看到并且直接感受到欧洲团结的成果，并由此而为社会福利欧盟的建立铺平道路。

（本文译自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 2016 年 9 月 16 日评论文章，作者彼得·贝克尔

(Peter Becker)。)

([http://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en/kurz-gesagt/ein-europaeisches-kurzarbeitergeld-als-sc
hritt-zu-einer-europaeischen-sozialunion.html](http://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en/kurz-gesagt/ein-europaeisches-kurzarbeitergeld-als-sc
hritt-zu-einer-europaeischen-sozialunion.html))

谈着和平，扔着炸弹

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的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举行了会面。他们臆想着“和平解决方案”，嘴上却说，战争还是应该毫不手软地继续进行。

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还要继续粗暴地对付国内阿萨德政府的反对者。三国的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举行的叙利亚问题峰会后对此作出了明确表示。东道主谢尔盖·拉夫罗夫 (Sergej Lawrow) 在会面后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做出了自相矛盾的说明。这位俄罗斯外长一方面强调，对抗叙利亚恐怖主义的战争必须进行；另一反面他又敦促冲突各方达成和平与谅解。拉夫罗夫声称，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的政府一致认为，在促成冲突和平解决的过程中没有其它选择。

叙利亚外长瓦立德·穆阿利姆 (Walid al-Muallim) 在不久后做的发言听起来却完全不同：“我们将让阿勒颇摆脱恐怖分子的侵扰，并让这座城市重新建立统一。”穆阿利姆说，只有在停火期间所有平民都撤离了被包围的该城东部地区，炮火才会在这个被激烈争夺的百万人口城市暂时停歇。对这位叙利亚政权的代表来说，和平解决方案的制定和与叛军的谈判无从谈起。

位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政府将所有武装暴动者视为恐怖分子。其多次明确表示不愿接受联合国提出的，与反对派就叙利亚新宪法的制定和自由选举进行谈判的要求。

叙利亚外长在莫斯科会见了本国政府在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支持者：

- 俄罗斯军队 13 个月来不断对叙利亚部分地区进行轰炸，这些地区是被反政府军和恐怖组织从阿萨德政府手中夺去的。此外克里姆林宫还在其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军事基地派驻了数千士兵。
- 伊朗通过运送武器、训练军队以及提供雇佣兵的方式对叙利亚进行支持。出于担心，伊朗政府允许俄罗斯空军在对叙利亚的军事战斗中使用自己的空军基地，

但这项许可仅在数天后就被撤回。在莫斯科会议开始前，人们还预计伊朗会重新给予俄罗斯使用许可，但情况并非如此。

就在外长会议开始前不久，多支反政府军在阿勒颇周边地区发起了新的进攻。反叛者将这次行动称为“为阿勒颇进行的史诗般的战斗”

(本文译自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2016年10月28日评论文章，作者克里斯托夫·叙多(Christoph Sydow)。)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syrien-iran-und-russland-sagen-assad-regime-weitere-militaerische-unterstuetzung-zu-a-1118744.html>)

《德国智库动态》由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根据德国各大权威智库的公开信息编译，每月30日出版。

地址：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邮编400031

电话/传真：+86 23 6538 5696

电子邮件：dgyjzx@sisu.edu.cn

网址：dgyj.sisu.edu.cn